兩個重要的日子

陳安

在這個因金融風暴而變得更加寒冷的冬天，卻有兩個日子使我感到分外溫暖。那溫暖似乎融化了大自然的冰雪，也融化了經濟蕭條的霜凍，至少在那兩天裡，我好像聽見了春天的跫然足音。

那是一月十九日。凌晨近四點，在費城賓夕法尼亞大學醫院婦產科，有一對孿生女孩誕生，發出了向世界報到的哭聲。所有剛出世的嬰孩都是哭着而來，因爲他們（她們）還不會笑，只能以哭代笑，來表示他們（她們）降臨人間的歡樂和欣喜。

我的這對雙胞胎孫女以哭代笑而來，假如她們知道自己誕生在美國的一個重要紀念日，誕生在「小馬丁・路德・金日」，她們或許會哭得笑得更響亮，更持久。她們暫時還不知道，她們屬於美國的少數民族，她們的父親和祖父母來自中國，她們的母親和外祖父母來自羅馬尼亞。她們還不知道，先前在美國，少數民族往往被忽視，常常受歧視，正是馬丁・路德・金，用他的夢想，更用他的生命，爲黑人和其他少數民族贏得了平等的權利。

馬丁・路德・金曾說：「我有一個夢想，有那麼一天，我的四個小孩將生活在這樣一個國家，在那裡人們不是以他們的膚色而是以他們的品質來對他們作出評價。」如果在上世紀六十年代初期，種族平等還只是這位民權運動領袖的夢想，那麼，今天，在這二十一世紀初期，他的這個夢想已變得相當實際，我相信，我的兩個小孫女將來長大後更多地想到的不會是自己的「膚色」，而是自己的「品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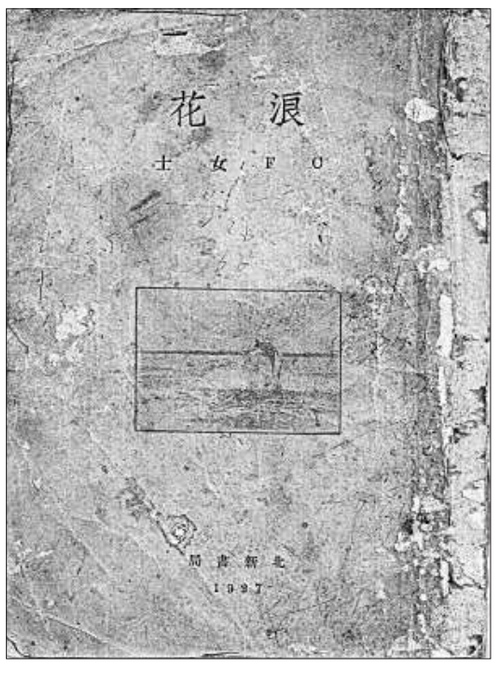
孫女們呱呱墜地的第二天，也即一月二十日，我這個「相信」就得到了證實。這是美國新總統就職的日子。這位總統的膚色原來是最受歧視的，可這一天，終於史無前例，破天荒第一次，有一個黑人總統在白宮橢圓形辦公室的辦公桌旁邊坐了下來。

我的孫女們正是誕生在「奧巴馬時代」啓動的時刻。這將是一個多元化時代。奧巴馬本人就是多元化的典型。他血液中的不同色素，他的黑、白、黃親人，他留下過足跡的非洲、亞洲，他生活過的夏威夷、芝加哥、紐約、華盛頓，這一切都不會使白宮成爲清一色的白色，不會使美國返回馬丁・路德・金因夢想而犧牲的年代。我相信，我的孫女們將愉快地成長在這個多元化時代、多元化國家，並會去愉快地探望她們祖父母和外祖父母的故國，去布加勒斯特、康斯坦薩，去北京、上海，去講羅馬尼亞語，去講漢語，去知道天下眞小，世界可以大同。

CF女士的《浪花》

許定銘

新文學開展初期的一九二〇年代，爲了突顯女性的地位，很多女士在發表文章時，都喜歡在筆名後面加上「女士」字樣，如冰心女士、盧隱女士、丁玲女士，但也有些是故弄玄虛的，如趙景深的露明女士，冰心也曾自稱男士；但今天給大家介紹的CF女士，則是眞正的女士——張近芬。



一九二〇年代初，張近芬就讀同德醫學校時，即以筆名CF女士在報刊上發表新詩及翻譯，一九二三年結集《浪花》，由北京大學新潮社初版，作爲陽光社文學小叢書之一，我藏的是一九二七年上海北新書局的三版。書分三輯，第一輯和第三輯都是翻譯的作品，第一輯收詩作二十七首，主要是日本和英國詩人的作品；第三輯則收《可憐兒》等十四篇抒情短文，作者在自序中說這些都是譯述的作品，但卻沒有附原作者姓名，或許是依據原創者的意念重寫的吧！第二輯不知何故要分上下，共收創作四十九首，都是些幾行一首的短詩，淺白易記，極適宜於傷感的詩人吟哦，比諸胡適的新詩更有詩意，就一九二〇年代的詩人來說，算是相當不錯的了！

據說CF女士曾留學德國，也愛童話，翻譯過南非須萊納爾的小說《夢》（北京陽光社，一九二三）和法國孟代的童話《紡輪的故事》（上海北新書局，一九二四）。

求雨

陳魯民

今年春節回老家，聽家人說，從去年冬天到現在，沒下過一滴雨，雨雪奇缺，肯定是個大旱之年。到地裡看看，麥苗半死不活的，長得連往年一半高都沒有，油菜基本上旱死完了，抓一把土捏捏，都乾成粉末了。村裡的老人說，解放以後都沒有這麼旱過。不能這麼乾等啊，得想辦法，於是，我的一個九十歲出頭的堂叔出了一個高招：求雨。

說到求雨，在我們這個靠天收的地方，那是有着悠久歷史的。我小的時候，還見過求雨的盛況，那是上世紀五十年代，也是個大旱之年。村幹部們本來是反對求雨的，說那是迷信活動，可村民說吃飯要緊，只要能求來雨，管他迷信不迷信。後來，幹部們也就睜一隻眼閉一隻眼，聽任村民們鬧騰了一場。

我記得，一大早晨，人們都集中在村東頭的龍王廟，一邊敲鐘，一邊打鼓求雨，扯着嗓子高唱求雨歌。然後，衆人抬着龍王泥像到各村遊行，加入請龍隊伍的人，皆手執小旗，雖烈日當頭，還不能戴草帽，腳要穿草鞋或蒲鞋，表示虔誠，以感動龍王。遊行回來後，還要當衆燒掉一個用紙糊的叫旱魃的怪物。如果三天內還不下雨，就把龍王抬到外邊曬，讓祂老人家也嘗嘗乾旱的味道。後來又過了多少天才下雨，我忘了。反正那年糧食是減產不少，因爲餓肚子個人的記憶最難忘。

其實，誰都知道，下不下雨與求雨毫無關係，這個道理就連兩千多年前的荀子都明白。《荀子第十七・天論》記：「雩而雨，何也？曰：無何也，猶不雩而雨也。」意思是說，舉行求雨的祭祀便下了雨，這是爲什麼？答道：沒有什麼，就如同不舉行求雨的祭祀也下雨一樣。

所以，對於堂叔關於求雨的建議，村幹部們只是笑笑，就像是聽到一個遙遠的故事。堂叔無奈地搖着煙袋走了，一邊走還一邊嘟囔着：不聽老人言，吃虧在眼前。求雨是笑話，但抗旱卻是當務之急，要再旱個十天半月，今年的小麥可就要絕收了。說到旱災，電視上公布，今年全國有一億四千萬畝小麥受旱，佔小麥播種總面積的百分之四十三，形勢很嚴峻哩。如今雖然國富民強，家底殷實，無論如何不至於再餓死人，更不會出現像白居易筆下「是歲江南旱，衢州人食人」的慘景，但糧食減產，生活水平下降，則是肯定的，弄不好有些村子就要「返貧」，重新吃救濟。

求雨、求龍王不如求自己。說話間，大年初二，三級政府抗旱會議就召開了，政府打井抗旱的專項資金及時撥下來了，專業打井隊請來了，上邊指導抗旱的技術小組也分散到各村了，鄉村幹部實行了抗旱包乾到戶責任制，挨戶督促指導。我正月初六回城前，小麥已普遍澆過一遍水，麥苗開始返青了，一片生機勃勃的樣子，讓人多少放了點心。但是，說實話，旱情並未眞正得到緩解，靠抽地下水也不是長久之計，沒有個三兩場透雨，還是不解決根本問題，老百姓心裡焦慮啊。

「好雨知時節，當春乃發生」，我不信玉皇，也不信龍王，但仍虔誠地祈求：老天爺，眼下都立春了，歇了一冬天，您也該上班了，趕快來場春雨吧，求您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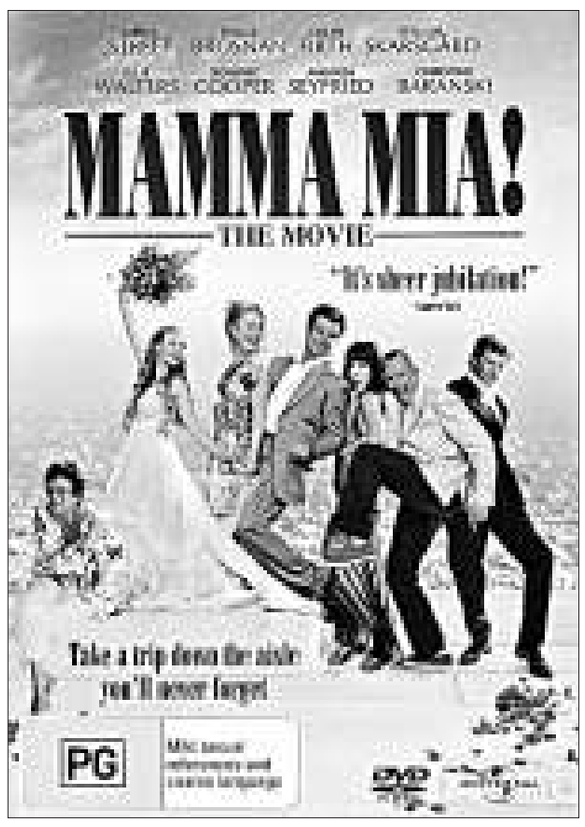
經濟危機時代的溫情需要

勞月

照例，過年又是我看片的時光。老媽和丈母娘家裡走過以後，我就可以安心地在家裡過大片癮了。這幾天連續看了《媽媽咪呀》、《午夜巴塞羅那》、《微光城市》、《本傑明・巴頓奇事》幾部美國喜劇片，在經濟危機的嚴寒隆冬感受到一絲人情的溫暖。看來也是我們命該如此，居然撞上了百年未遇的經濟危機，蕭條似乎永無盡頭，股票和基金好像沉沒到了海底，全世界籠罩在一片悲哀的情緒中。於是我們需要麻痺，需要溫暖。荷里活在最需要它的時候沒有辜負人們的期望，捧出了一籮筐溫情喜劇和科幻片，讓人們在這個嚴冬感受到一絲溫暖。《媽媽咪呀》獲得第六十六屆金球獎最佳音樂／喜劇片提名，主演梅麗・斯翠普獲得第六十六屆金球獎音樂／喜劇類最佳女主角提名，可惜最終都沒有獲獎，但是不影響我對這部影片的喜愛。這是一部非常好玩的音樂喜劇片，描寫一個希臘小島上以開餐館爲生的一對母女。女兒即將出嫁，她很希望自己的父親能夠親自在婚禮當天將她的手遞到新郎手中，可惜她的媽媽從來沒有告訴過她到底誰是她的父親。於是在出嫁之前，她偷看了媽媽的日記，發現媽媽有三個情人都極有可能是她的親生父親。情急之下，她根據所找到的舊信件地址，寄了三張請柬邀請他們參加她的婚禮。在她媽媽不知道的情況下，她的「三個爸爸」在婚禮的前一日懷着不同的心情再次回到這個希臘小島上，引發了一場皆大歡喜的喜劇。我不僅喜歡影片的歡鬧和溫情，更佩服主角梅麗・斯翠普。這個年屆六十歲的老牌明星演技實在令人嘆服，早先《克萊默夫婦》、《法國中尉的女人》、《蘇菲的選擇》、《走出非洲》讓我們領教了她演繹人物性格入木三分的演技，二十多年之後，我們在《春心盪漾》、《穿普拉達的女王》更是看到了邁入老年的梅麗・斯翠普幾近爐火純青。在《媽媽咪呀》裡，面對那個上串下跳、翻跟斗打虎跳的女主角，我們只有目瞪口呆的份。誰會想到，她今年已經六十歲了呢？誰會想到，她居然就是那個時髦不可一世的「穿普拉達的女王」呢？確實無愧爲兩次獲得奧斯卡獎、十二次獲得奧斯卡提名的巨星。

第二部是活迪・阿倫的新作《午夜巴塞羅那》。活迪・阿倫是我喜愛的電影導演，是荷里活商業電影圈中僅有的幾位一直堅持從事藝術創作的導演之一。他的那種帶有強烈的幽默色彩的溫情喜劇不僅我喜歡，衆多的「小資」們也非常熱愛。這部《午夜巴塞羅那》當然也展現了活迪・阿倫一貫的風格，剛剛獲得第六十六屆金球獎音樂／喜劇類最佳影片獎。影片講述了一個關於愛情的故事。美國女孩維姬和克里斯蒂娜結伴來西班牙旅遊。維姬爲人古板而且即將結婚，克里斯蒂娜則思想開放、充滿好奇心。這兩個性格相異的主人公，來到西班牙後，邂逅了一位非常有魅力的藝術家和他美麗但很愛吃醋的前妻。隨後四個人之間發生了一系列有趣的愛情故事。我所感興趣的是，同樣是講述性愛，同樣是三角戀愛，但是活迪・阿倫拍出來總是那麼溫情，那麼幽默，顯示出了藝術品味之優雅，難得。第三部我看的是科幻片《微光城市》。這是一部常見的典型荷里活式的科幻片，說的是在浩劫後的未來，一座設定只能運作二百年的地下城市建成，用於維繫人類最後的族群。這個黑暗城市中唯一的照明就是街道上的燈泡。隨着城市運作近二百年，停電次數越來越頻繁，「微光城市」裡的居民開始恐慌起來。少年莉娜和杜恩是一對好朋友，兩人常在如迷宮般的城市地下管道中嬉戲。莉娜偶然發現一份殘破的文件，她和杜恩將它拼湊起來，發現那竟是走出「微光城市」的指引！莉娜和杜恩竭盡所有勇氣和智慧去解開其中的秘密，從而拯救了整個城市。儘管這是荷里活典型的科幻電影套路，但是其中小女孩莉娜非常可愛，她像羚羊一樣善於奔跑，所以她選擇了信使工作。看着她可愛的身影在迷宮般的城市裡輕捷地奔跑，眞是一種藝術的享受。所以，當影片最後杜恩和莉娜姐妹走出黑暗世界迎來一輪朝陽時，我的眼眶濕潤了。只要有足夠的勇氣、智慧和毅力，任何黑暗都可以衝破，人類終將迎來曙光。

最後一部也是科幻片，或者毋寧說是寓言片，就是剛獲得第八十一屆奧斯卡金像獎最佳影片、最佳導演、最佳男主角、最佳女配角、最佳配樂、最佳改編劇本、最佳音響效果、最佳視覺效果、最佳藝術指導、最佳化妝、最佳攝影、最佳服裝設計、最佳剪輯共十三項提名的《本傑明・巴頓奇事》。這部電影故事其實很簡單，說的是男主角本傑明・巴頓在一戰結束那天出生，出生時他是一個八十多歲的老頭，然後開始倒着往回長，最後變成一個嬰兒，安詳地死在他的情人懷裡。電影用本傑明・巴頓和常人相反的一生講述了人生的滄桑，講述了愛情的永恆，令人感慨，引人感動。過去，人們說荷里活是「夢工廠」，到荷里活是「尋夢」，如今我終於明白了其中的含義。人生在世，總是有些夢幻的，這是支持人們前行的力量之一。尤其是在目前這樣經濟陷入危機，大多數人對前景看淡的時候，更需要溫情和歡樂。



《媽媽咪呀》海報 （資料圖片）

吃湯圓

艾京

不久前，也許出於天氣驟然變冷，想驅驅身上的寒氣，加上午飯沒吃好，便跑到附近一家甜品店要了一碗湯圓。四個乒乓球大小的湯圓，加上琥珀色的薑湯水，其實就已經相當誘人了。我吃上一口，突然勾起孩提時代在印尼吃湯圓的舊事。外婆是五代客家僑生，大字不識一個，但對農曆的時令節氣瞭若指掌。一到端午節、冬至及農曆新年便開始準備過節作糕點的材料。客家人到冬至素有吃湯圓的習俗。他們做湯圓的過程極爲嚴謹，首先把摻雜在糯米的米粒、稗子等雜穀一絲不苟地挑出來，再以印尼特有的石盅打成純的糯米粉，然後再用細篩子篩出細粉，放在三個小盆內，分別和成白、紅、綠三色的糯米糰（紅的色素，綠以印尼班丹香草汁調和而成），用手捏成小湯圓。小湯圓煮熟後，澆上班丹香草的糖稀。人們吃頭一碗湯圓時規矩就大了，以年齡長幼吃頭一碗，五歲吃五個，十歲吃十個，以此類推。外婆另捏乒乓球大小的白湯圓，以薑紅糖水煮成，專給大人吃的，父親當時四十來歲，頭一碗的湯圓便可吃四個。回想過去的兒時趣事，迄今仍歷歷在目。

上世紀五十年代回到北京就讀燕京大學先修班，那時有一家小吃店設在未名湖的島亭，除供應北京特有的燒餅油餅、炸糕大丸子外，也供應京人稱爲元宵的湯圓。梁實秋在一篇談及北京風味小吃的一篇文章寫道：「北京沒有湯圓，只有『元宵』，到了元宵季節，街上有叫賣元宵的。袁世凱稱帝時，曾一度禁稱『元宵』，因與『袁消』二字同音，改稱湯圓，可嗤也！」

北京元宵與南方湯圓的製法不同，北京元宵用的是乾糯米粉，先將糖餡兒灑上水，在鋪滿糯米粉的大簸箕內，像滾雪球似的滾個不停，並逐漸灑水，這時元宵越滾越大。舊時用人工滾出來的，現在則已機械化大量生產。北京製造元宵的過程讓我不期然地想起北京滾煤球的老行當。

如果論湯圓餡兒多樣化，天津出的元宵數老大，北京的元宵則數老二。記得天津的親戚大凡來北京必捎一盒天津的元宵，其餡兒花樣之多令人垂涎三尺，除傳統的桂花餡兒、芝麻餡兒外，有巧克力的、奶油的，而最受大家歡迎的則是山楂餡兒的。後來北京的稻香村向天津取經，也製作了糖餡兒花樣衆多的元宵。一到應節的元宵一上市，稻香村各分店早已門庭若市，人們爲能在元宵節那一天吃上熱乎乎的，又香又甜的元宵而大排長龍。

南方的湯圓以寧波的湯圓爲表表者。江浙一帶的居民嗜食酒釀湯圓，少用白糖水而用酒釀，別有一番風味。前兩年，我到南京一遊，友人在秦淮夫子廟設宴爲我們一行人洗塵，最後一道甜品是小湯圓。友人告訴我們說，這是南京有名的雨花石湯圓。乍一看，湯圓在清澈的糖水中酷似雨花石，可愛極了，令人不忍下口。

成都的賴湯圓之所以出名還頗有傳奇性。六十多年以前在成都有一叫賴源鑫的小販，他的攤子以賣湯圓爲生。儘管他的湯圓個大且細膩，但始終打不出名堂。後來發生了兩件事令賴湯圓名聞遐邇。一是一輛出租車撞了賴湯圓的攤子，還撞死了一名路人，爲息事寧人，車主給賴源鑫賠了幾百塊銀元，報紙一報道事故的地點，好奇的人紛紛前來觀看現場；另一件事是賴源鑫以賠款租了一個舖位重新開張，而房東的女兒不時也來幫忙招呼客人，一傳一十傳百，說賴湯圓有一摩登的女侍應，召來不少食客來看摩登女郎究竟長的什麼模樣。這兩件事令賴湯圓名噪一時，不過這僅僅是傳說而已。

「得瑟」

易水寒

趙本山的小品和電視劇把東北方言推向了全國，如今，內地幾乎人人都理解「忽悠」和「得瑟」的含義了。單說這個「得瑟」，內涵其實是十分複雜的，不僅有張揚、誇張之義，也可用於臭美、顯擺等。

得瑟有時候是動詞，有時候是形容詞。譬如，「他是一個很得瑟的人」，這裡的「得瑟」，就是個形容詞。「你不要得瑟了」，就是動詞。要根據具體情況具體分析。

單看「得瑟」這兩個漢字，很難判斷其眞實含義。同有些地方的方言一樣，應是音譯。具體怎麼寫，則是各有各的寫法。

作家王元濤曾寫過一篇小說——《上學》，主人公是上世紀七十年代的一群東北孩子。其中一個孩子說另外一個孩子：「他姐姐可抖擻了！」作者把「得瑟」寫成「抖擻」，二者發音有點相似，而「抖擻」兩字顯然又更文雅，這給我們一個提示，莫非「得瑟」眞是古音的變種？

韓石山寫過一篇文章——《張季文章比較論》：「與季（羨林）相比，張（中行）先生還是差了些。」「不是在技巧上，若僅論技巧，張先生絕不遜於季先生，是差在文章的品格上。可以設想，若張先生有這樣的經歷，寫起來保不準會在筆下露出得色，至少不會像季先生那樣貶損自己，那麼兜出老底兒。」這裡的「得色」，乃「得意之色」，但跟東北方言中的「得瑟」，音同，含義也差不太多。這同樣給我們一個提示，若把「得瑟」寫爲「得色」，豈不是讓國人更容易理解一些？

不能淡忘的紀念

——陳君實日本花崗之行

羽萌

積極推進中日民間友好

二〇〇五年秋，清華大學舉辦的「東亞各國六十年民間交往史回顧」研討會，有全國許多高等院校和研究機構的學者專家出席，會議特意邀請陳君實與會並演說。陳君實講到，在國家之間，民間交往親密和諧，國家間的和平友好關係就有堅實的基礎。從中日關係來說，我們堅決尊重和維護史實，不忘前車之鑒，與推動中日民間友好交往，同時需要有更多的人參與，也可以說是「匹夫有責」。他介紹了自己與日本朋友的長期交往，尤其是與東史郎的友情，令人印象深刻。

二十年前，曾經兩次參加過侵華戰爭，雙手沾滿中國人鮮血的日本老兵東史郎，經過長期反省，幡然悔悟，多次到南京大屠殺紀念館謝罪，長跪不起。一九八七年他公布了當年參戰時所寫包括南京大屠殺時日軍所犯令人髮指暴行的日記，並編選出版，引起國內外強烈反響。日記中記述犯有兇殘暴行的分隊長橋本光治，竟以日記「不實」、「毀損名譽」爲由，將東史郎和出版商告上法庭。東京地方法院經過三年的「審理」，認爲東史郎日記「虛構」，判決「被告」敗訴，各向橋本賠償五十萬日圓。東史郎在國內外媒體及和平友好人士的支持下，提供強而有力的證據，上訴到東京高等法院，該院無視史實和證據，再次判決東史郎敗訴。陳君實十分同情和讚賞東史郎的正義行動，通過朋友多次與東史郎聯繫，支持他在法庭內外開展的鬥爭。東史郎應中國民間團體邀請來南京、北京等地演講。陳君實聞訊捐助一筆經費去資助接待，並致函東史郎，用「知恥近乎勇」、「知錯能改，善莫大焉」這些話來鼓勵他，出資把東史郎訪華的活動製成電視片，將其日記譯成英文出版，讓更多的人通過東史郎及其日記，了解和維護史實。期間，他還委託江蘇省新聞辦秦志法主任和朱成山館長請東史郎去醫院全面檢查身體。

與此同時，陳君實在香港聯絡抗日史實維護會會長杜學魁等一批朋友，發動市民廣泛簽名，聲援東史郎的正義鬥爭。並資助杜學魁會長在香港大學舉辦「南京大屠殺歷史見證會」，邀請東史郎來港見證演講。東史郎向陳君實鞠躬致意說：「您使我又一次感受到中國人民的博大胸懷，我今天所做的如能補救當年的罪過於萬一，我將十分欣慰。」

後來，陳君實先後應邀參加了「南京國際和平青年論壇」、清華大學舉辦的「東亞各國六十年民間交往史回顧」研討會，他在會上發言熱情讚揚東史郎是個有良知的正義鬥士，倡議以南京和平青年論壇與會者的名義，向因病未克出席的東史郎發電慰問。他還買了燕窩和高麗參，請另一日本朋友山內小夜子轉交給東史郎，祝他早日康復。

二〇〇四年夏天，年逾古稀的陳君實攜夫人和女兒，專程去日本丹後半島探望了東史郎。當他緊握這位身負絕症和政治迫害雙重折磨的九旬老友雙手時，兩人都激動不已。

東史郎深情地說，你和許多中國朋友支援鼓勵，我一直銘記於心，只要我一息尚存，決不會向掩蓋史實眞相的邪惡勢力低頭。陳君實說，我不僅是作爲您的朋友，而且是作爲中國人民的一員來看望您、支持您的。日本侵華戰爭，給我們帶來的災難永世難忘。但是，我們更多的是着眼於未來，不讓歷史的悲劇在下一代身上重演。希望有更多的日本有識之士能像您一樣，正視歷史，認眞改錯，聯手締造中日友好的美好明天。

二〇〇六年元月，東史郎去世後，陳君實因故未克出席，他一方面發唁電表示悼念，一方面通過多種渠道向內地呼籲，希望國家有關方面對東史郎的去世，有一個積極的反應，以表達對這位身世不凡的逝者一份應有的情意。後來，他看到中國外交部和一些地方政府官方人士，以及內地和港、澳、台民間和媒體紛紛表示哀悼，對東史郎的「良知和勇氣」進行了高度的評價。在南京市對東史郎的追思會上，市委宣傳部長葉皓發表了深情的講話。中國駐日本神戶總領館派員和南京對外友協副會長、南京大屠殺紀念館長等三人專程前去參加了東史郎的追悼會。陳君實感到我們對東史郎確實做到了「有情有義」。他深爲自己的國家和民族而自豪。（下）